

◆ 安庆旧影

崇文中学的抗战岁月

陈向东 文/图

在安庆民国教育史上，崇文中学很有分量。它办学时间长达80余年，历任校长有28人，生源来自江淮各地，师资力量雄厚，办学条件优越，毕业生达2万人。

言及安庆崇文中学校史，最后一任校长王立仁在《1948届安庆崇文中学同学录》中云：“上海有盛宣怀办南洋公学，徐家汇天主堂创办徐汇公学，安庆也于是创立圣心公学，为中国办学校之先河，放在八股时代，放一异彩，作当时的灯塔与南针。果然，光绪27年，废科举办学校，崇文等，可谓站在时代的前面呀！”有研究称，其时的安庆崇文中学是安庆近代教育水平达到国内前列、与国际比肩接轨的重要标杆。

由于年代久远，史料流失，对安庆崇文中学抗战期间校史，相关文献一直说法不一，或含混其辞，语焉不详，或简单为停止办学。一个偶然的机会，笔者发现并收藏了一枚民国“崇文中学（赣）”徽章，解开了谜团，找到了答案。

这枚“崇文中学（赣）”校徽（见图），边长3.8厘米，高3厘米，厚约1毫米，重量为3克，铁质，外形为等边倒三角形，校徽背面序号为15。民国战乱时，全国的校徽统

一改为倒三角形，一是取“智、仁、勇”之意，二是提醒国人牢记国耻，救亡图强。徽章边沿为双凸线，中间字体为凸迹——由右向左为“崇文中学”，徽章正中是学校的独特标志：橄榄枝编织的花环，烘托一颗心，心上是十字架，花环顶部闭合处为江西省的简称“赣”，以示在江西省办学。此章和我收藏的安庆崇文中学及附设小学校徽款式、图案、材质完全一致，只不过将“皖”换成了“赣”。

阅江西上饶、铅山多地文史资料，寻访铅山县多名地方文史专家知，1938年6月，安庆崇文中学除少数学生分流到怀宁县境内广村和六安县境内继续读书外，其余学生奉国民政府教育部令，在原安庆崇文中学校长徐景贤率领下，南迁至徐的老家今上饶市铅山县河口镇办学，校名为“崇文中学河口分校”，校址设在王家塘三官殿。当时，全校共有学生168名，4个班级，其中男生3个班，127人，女生1个班，41人。另有教职工15人，教员多系名校毕业，有北京大学、上海大夏大学等。校长为徐景贤，校务主任郑天锡，训育主任徐希贤。翌年6月，因倭寇飞机轰炸频繁，为安全计，学校又续迁至铅山县石塘

镇。1941年9月，战事平稳，学校又回迁至河口镇继续办学，直至抗战胜利。

安庆崇文中学校长徐景贤毕业于清华大学，民国大儒马相伯的秘书，曾任河北省立大学、安徽省立大学教授，是民国著名史学家和教育家。学校南迁后，他多次利用自己的名望、地位和家族势力，协调教堂、宗族祠堂、自家私宅免费作学校教学、教辅用房，同时千方百计筹措资金为学校购买实验仪器300余件，添置图书600余种共计5000余册。当校园和学生受到黑恶势力侵害时，徐校长更是挺身而出，四处奔走，平息了事态，保护了学生，有力地维护了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

河口分校坐落地河口镇，自古有“赣东重镇，八省通衢”之称，水陆交通便利，商贸繁荣。抗战期间，成为国民党第三战区总部所在地，机关、学校、商贾和逃难民众云集，民众抗日热情如火如荼。崇文中学河口分校师生积极带头参加各件抗日宣传组织，发起募捐、义捐、义卖、义演、后方医院救护等活动。1943年年8月，在浙、皖、闽、赣、苏5省95所大、中学校近百人参加的“东南夏令营”活动



中，崇文中学代表的学业水平和社会实践考核水平平均居前列，受到夏令营主任、三战区政治部主任邓文仪的表彰。崇文中学河口分校的抗日活动，深受社会各界称道。

崇文中学河口分校在赣办学8年，为铅山县及周边地区培养了近千名学子，不少人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了当地社会建设的中坚力量。

1946年夏，崇文中学河口分校奉令回迁安庆，在原址黄家狮复校，恢复“安徽安庆崇文中学”之校名。

1946年8月，校长徐景贤因积劳成疾去职，回铅山河口养病，11月，病故，年仅40岁，其幼子年仅9岁。“崇文师生享其勤劳热心之报于无穷矣”。（王立仁语）

◆ 逝者追忆

黄绢深惭此日书

王振羽

立秋之前，天气炎热依旧，在江宁有一闲聚，来人多是与六朝松有关联者。散漫聊天，海阔天空，说起当年校园内的一些老师们，无意间提到沈泰来女士，方才知，她在今年的春天里已经驾鹤而去了。闻听这一迟到的噩耗，我还有点不大相信，她，年龄不算太大呀。但，一切都是真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来到南京六朝松下读书，一切都很莽撞而懵懂，抢座位泡学校图书馆，去成贤街上的南图，到南大鼓楼校区听讲座，去北极阁礼堂看电影，在课堂上似懂非懂地争辩，当时的思潮涌动，当时的风云变幻，精力充沛而思饥若渴，囫圇吞枣而莫名所以，记得看九个美国学者撰写的《中国的现代化》、还有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英克尔斯的《走向现代化》等这些外国人讨论问题的角度、深度，他们的语言风格，他们的思维框架，真是令人佩服。也看小说等，还偷偷摸摸地乱写。当时的课程很杂乱，居然还有写作课，给我们上这门课的就沈泰来老师，她给我们讲的什么内容，已经记不大清楚了，但她的形象，举止，却令人印象深刻：个子不太高，微胖，面带微笑中有几

分忧郁，在学生面前优雅，含蓄，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课后聊天，她也不多说话，问一句，答一句。一次课后，与她聊天，说到写《黑坟》的周梅森，想请他到学校来办个讲座。沈老师很爽快地说，没有问题，她告诉我联系方式，让我们去找他。根据沈老师的介绍，我和同学吴广林去兰园见周梅森。闲聊的时候，说到他的小说《大捷》《事变》，是否有别廷芳的影子？他说，是的，他的楼下住着一位邻居，是南阳人，他说了别廷芳的不少故事，我觉得很有意思，就写进小说里了。周梅森还提到了中原作家李佩甫，说他的《红蚂蚱绿蚂蚱》写得好。周梅森的讲座没有办成，我和吴广林回学校后再次遇到沈老师就告诉了她，她笑一笑，很淡然的样子。也是过了一段时间，方才听人说，沈泰来写小说，得过青春文学奖，她的父亲是南京大学的老教授，她有过一段短暂的跨地婚姻，很快就又分开了，云云。这样一来，我才恍然大悟，怪不得看上去沈老师很有点落寞寡欢的样子啊。

再后来，沈老师不再给我们上课，也就很少看到她了。偶尔会在系里走廊里遇到她，也就是点点头打个招呼而已。有一矮个子、自负扬扬的教授见我对我沈老师很尊敬，大为诧异，他很

直白地说，你何必这样恭敬她啊？她在系里有什么地位？又有什么值得尊重的呢？学问吗？她能评一个副教授就是烧高香了。语罢，很是不屑地昂着头，背着手，匆匆而去。

回想起来，最后一次见到沈老师，是我大学毕业后到母校参加一个活动。人文学院要成立中文系，成立大会是在校友礼堂，郑云波先生让人通知我来参加。会议很热闹，有不少人。有一兄弟院校的教授应邀发言，他居然说，一所工科院校，能办什么文科？搞点公共课点缀一下就可以了，不要太当真。这个一辈子研究《儒林外史》的大权威此言一出，引来会场之上一阵窃窃私语，郑云波先生却面色如常，还是如弥勒佛一样的笑着。会议结束，大家到校东文昌桥文苑餐厅用餐，沈老师忙前忙后张罗，精神状态很好，一扫抑郁，欢快爽朗，面色红润。她看到我，很家常地喊着我的名字说，你回来了。

一个午后，天阴沉沉的，我与蔡玉洗先生一起去江西南昌参加一会议。在去机场的路上，传来许志英教授自杀的凶讯。蔡感慨不已，说起南大的不少故事。我问他，沈泰来你熟悉否？她父亲是南大教授？蔡答，非常熟悉，她是南大中文系七七级的，我的学妹。她的父亲叫沈同治，南大

外语系老教授，是当年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毕业的，留美归来，一直在东大、中大、南大教书。沈泰来姊妹六人，她最小。当年有好事者提出所谓新金陵十二钗，其中有苏叶、徐乃健、王心丽，写《梦追南楼》的顾潇，还有沈泰来。等等，等等。沈泰来曾在泗洪插队九载，发表过《时代最强音》《准拟佳期又误》《心的碰撞》等小说。她现在重新组织了家庭，先生姓刘，生活得很平顺。

前几天，遇到沈卫威教授，他送给我新近出版的《古典与现代：民国大学的潮与岸》。我问他，沈泰来的父亲沈同治，你的研究有涉及否？沈说，沈同治在东大西洋文学系读书，与吴宓、梅光迪等多有接触。当年他们办《学衡》杂志，沈同治也是其中的活跃分子，我在新书中有20多次提到他，把他当年任教时的月薪都搞清楚了。我说，听沈泰来老师的侄女讲，她出生在1948年，曾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工作三年多，1985年调入东南大学，直至20年前退休。

红绶敢望明年饼，黄绢深惭此日书。这样说来，沈同治沈泰来父女俩都与东南大学有很深的关联。教师节前，想起去世的郑云波先生、蔡玉洗先生，想起曾经默默无闻的沈泰来老师，啰嗦嗦说些不成样子的文字，以此来缅怀她。

